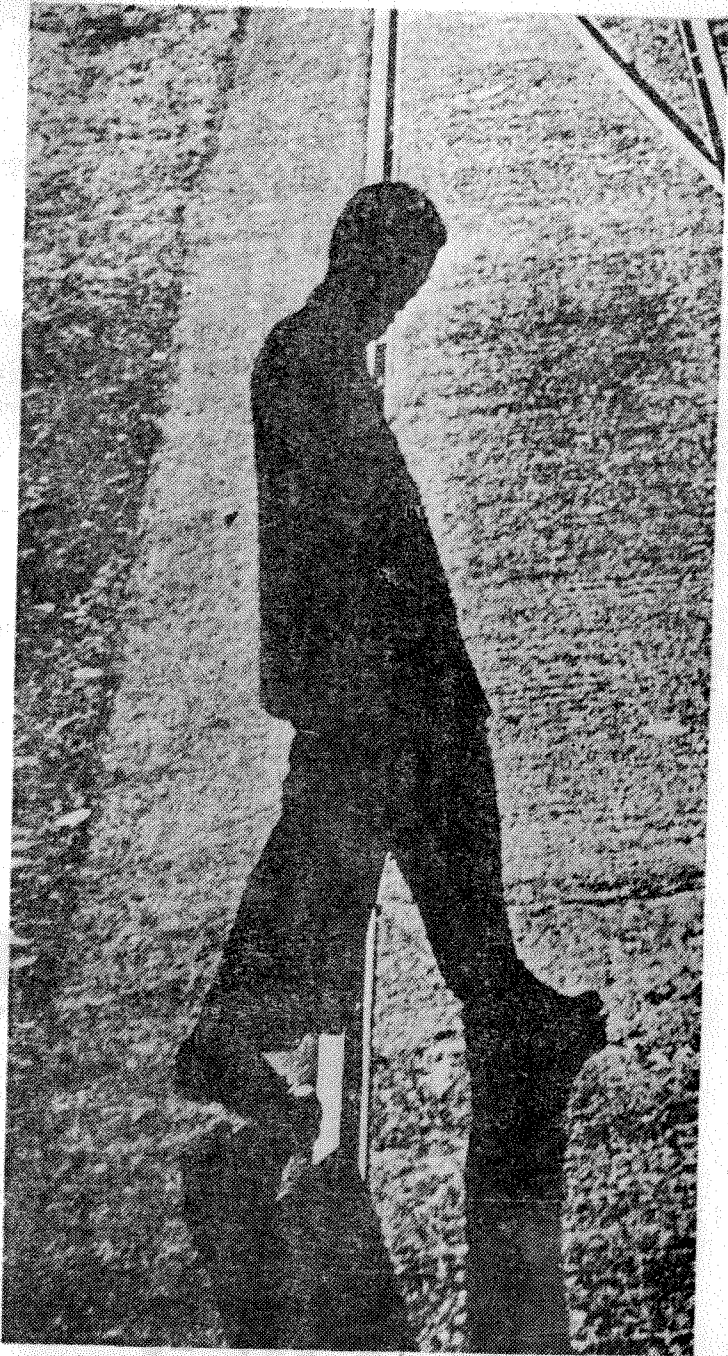


沉 默 的 老 人

——坤 徐——



屋上的天，多麼藍，多麼靜；榻下的人，多麼老，多麼寂。瘦弱佝僂的身軀，經昏黃燭光曲扭和拉長的影像，已使人辨認不出，他，到底是年青的小伙子，或是，飽經滄桑的耆老。今天，三月廿九日，應該是老人節，而不是青年節，日曆印錯了。年輕，並不能以年齡來衡量。一個五、六十歲的人，如果精神上常保青春，也算是一個年青人。同樣的，一個一、二十歲的小伙子，如果內心衰萎，那也算是一個老年人。那個沈默的影子，就是這個沈默時代，典型的年紀輕的老年人。他，已疲倦了。像一隻無意志的老牛，在時代鞭子的驅策下，眨眨眼，無可奈何地走著。那是一隻可憐的牛，他不能悠遊自在的徜徉在美麗的田埂上，也不能盡情高興的嚼著美味的嫩草。他，已靜默了。像一個啞吧，他無法說話，也不能說話，對著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，「對著這個多苦多難的祖國」，對著這個痛苦的人生，對著這個殘酷的現實，他有太多的激動，太多的感慨，太多的怨懟，太多的嘆息。他，痛苦地想著，痛苦地哭著。哭吧！盡情的哭吧！那言語不能表達的，淚，替倒表達吧。

他，像一個瘋狂的癡者。他企求著神聖的愛，但是，父母只能供給給他美麗的衣服，告訴他，出外要小心，不要著涼了；朋友們，只能善意的規勸他，但完全不瞭解他。於是，他跑到百貨公司問店員說：「小姐，妳有沒有有一種新的貨品，叫著『愛情的東西』」，她回答說：「有，這架洗衣機。他失望的回頭。至此，他的最後一絲希望也歸於破滅了，他完全崩潰了，他的身心失去了平衡，他由失望而墮落，他尋找刺激，他騎著摩托車在街道上瘋狂的飛馳著，他逃向咖啡廳，逃向妓女戶，逃向毀滅，逃向死亡。他，是現實的販賣者，他的生活完全以主觀的道德為準。在他的字典裡，「道德」二字的意義是這樣的：「一種大家都呼吸的空氣，大家都在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追求滿足。」

裝，他已慣於點頭。他總是要求人家多替他做事，從沒想到要替別人做點事，他，連一絲微笑都吝於給予。獨光前的這位耆老，他已找不到他自己了，找著的只是影子，那扭曲修長的影子，悲劇的象徵，他望著行將消滅的燈蕊，他的眼眶潤濕了，他內心悲戚地自言自語：

你做了什麼呢，呵，無窮盡的哭泣，說，做了什麼，在那年青的時代。

一九七一、三、二九 寫於綠屋

漁 網

一
良

暖洋洋的海風向岸上陣陣地吹拂，帶點兒鹹鹹底澀味；懸瞭在廣場高矮不齊的欄杆上的漁網，跟那淡淡的清波作極有規律的劃弧；同時吹響了居住在海濱的人們的心絃，宛如一曲斯文而又均勻的華爾茲舞進行著……

獨坐在一塊突出的大岩石上讓潮水潑濕我的褲角，遠眺一片渺渺茫茫的雄偉海景；不知是海水映綠了青天？還是穹蒼照翠了浩瀚？數點沙鷗隨着白帆載沉載浮，似乎在追逐那些飄逸的雲裳，岸邊的漁網更是使勁地婆娑弄舞，於是，我躊躇滿志，旁若無人地高歌一陣，大笑幾回。

五間座落大厝的屋簷下，有位頂著滿頭銀絲的老太太，鼻樑上懸掛一副銀製框的老花眼鏡，身子一幌一幌地，一目一目左拉右扯地編織她的人生，咬緊牙根地打着牢結，牽綁着每一個希望！排列在乾癟臉皮的歲月記號，襯托在慈祥安然的微笑中更加深刻明顯了。小黑貓靜臥在她老人家三寸金蓮的旁邊，面迎朝陽伸個好長好長的懶腰叫著：「咪！咪！」一回到家以後，立刻在我當天的日記裡，將這幕悠然自得的畫面標上「和平」的象徵。

漁網，整齊而有秩序，那些無數個密密麻麻的方格子，就像案頭角落堆堆疊疊的稿紙，充滿了最真實的期盼和永無止境的幻想……更給人有種莫比的啓迪：它以小小的軀體撈捕無以數計的獵物，正如人類以有限的生命創造出無涯的事業；漁夫在海洋上避免不了與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搏鬥，人生的道路又何嘗不是崎嶇坎坷的呢？同樣的一網下海，不是捕取便是落空，怎能盡如人意歸必滿載呢？它顯然不只是漁夫求生的必備工具而已，也無形中培養着人性潛在的堅忍毅力，和一種腳踏實地、犧牲自我的真諦。